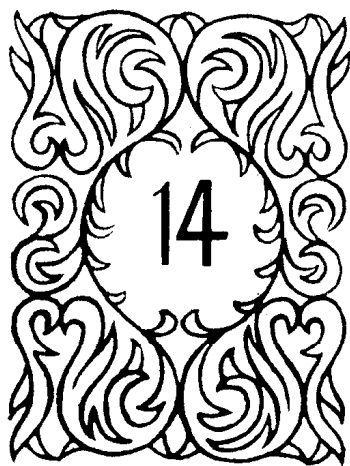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九四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秦赞

封面设计：万庆

责任校对：骆青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（十四）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）

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26.125 插页：〔精〕5

字数：650 000 印数：2 000册

1994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106-00947-4/I·0104 定价：〔精〕22.90元

目 次

高山下的花环	原著：李存葆 改编：李 准 李存葆 (1)
野山	原著：贾平凹 改编：雪 村 竹 子 (85)
日出	原著：曹 禺 改编：曹 禺 万 方 (153)
芙蓉镇	原著：古 华 改编：阿 城 谢 晋 (231)
血战台儿庄	田军利、费林军 (317)
孙中山传	贺梦凡 (执笔) 张 磊 (特约) (383)
老井	原著：郑 义 改编：郑 义 (479)
红高粱	原著：莫 言 改编：陈剑雨 朱 伟 莫 言 (545)

人·鬼·情	黄蜀芹、李子羽	
	宋国勋	(611)
开国大典	张天民、张笑天	
	刘 星、郭 晨	(657)
黑的雪	原著：刘 恒	
	改编：刘 恒	(757)

高山下的花环

(根据李存葆同名中篇小说改编)

李 准 李存葆

(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于 1984 年摄制成影片)

人 物 表

梁三喜——三十一岁，某步兵九连连长。

赵蒙生——三十一岁，连指导员。

靳开来——三十二岁，四〇火箭筒排排长。

雷凯华——二十一岁，八二无后座力炮炮手。

金小柱——十七岁，司号员。

段雨国——二十岁，三班战士。

雷 震——五十七岁，某军军长。

梁大娘——六十五岁，梁三喜之母。

韩玉秀——二十四岁，梁三喜之妻。

杨改花——二十八岁，靳开来之妻。

金彦中——五十二岁，金小柱之父。

吴 爽——五十七岁，赵蒙生之母。

柳 岚——二十六岁，歌舞团团员。

小 虎——五岁，靳开来之子。

崔副政委、炊事班长、三班长、战士、群众若干。

第一章

一座座雄峻巍峨的巨岩出现在画面上。

其中有：夔门石壁、长江赤壁、剑门关石壁、华山仙人掌、黄山天都峰……

随着以上后景，推出片名：“高山下的花环”。

演、职员表。

二（初秋）

一排结实的男性脊梁出现在画面上。

隆起的肌块，笔直的脊椎，浑圆的肩膀，看去像一排肌肉组成的长城。

这些结实的身躯上飞溅着水花，这是九连的战士们在小河瀑布下冲澡。

川北山区一条小河旁，营房就在左近，一片欢快的喧闹声洋溢在这个小河滩里。这是周末的下午，晚霞似火，战士们有的在洗澡，有的在洗衣服，有的在打扑克，有的在比赛翻筋斗……

溪边沙滩上，一排人体倒立。这是四〇火箭筒排排长靳开来、三班班长和几个战士在比赛“拿大顶”。

七八个战士在围观。

靳开来头插进沙滩，腿竖得笔直，纹丝不动。另外几个战士身子发抖，腿开始晃动了。

围观的战士喊着：“坚持！”“坚持！”“嘿，顶数靳排长的姿势标准！”

一个“拿大顶”的战士坚持不住倒下了，又一个倒下了……最后，只剩靳开来和三班长了。

三班倒竖的脸上青筋蠕动着，腿也开始晃动，他终于坚持不住，倒了下来。

靳开来又坚持了片刻，熟练地翻个筋头站了起来，他的脸涨得紫红紫红的。

一个战士向靳开来伸出大拇指：“排长，冠军！”

“不稀罕！”靳开来捏了把他那健壮的肌肉，叹道：“咳，当兵的，穷开心，有劲没处使！”

连长梁三喜从河水里走出来，他用毛巾擦着身上的水，问躺在草地上的战士段雨国：

“段雨国，你怎么不去和他们玩？”

“没意思！”段雨国脸上盖着一大片桐树叶子，他拉了桐树叶露出一只眼睛回答。

梁三喜：“明天礼拜天，你不进城？”

“没意思。”段雨国重复着。

梁三喜穿着衣服又问：“段雨国，最近新华书店有什么好书？”

段雨国坐起：“好书多得。雨果的‘悲惨世界’，狄更斯的‘大卫·考柏菲尔’，托尔斯泰的‘复活’，都是‘文化大革命’后重版的。”

梁三喜：“有没有《红楼梦》？”

段雨国：“有。一九七八年新版本，四元九毛五一套。”

梁三喜：“我什么时候得弄一套念念。”

段雨国：“连长，明天我陪你上剑阁县。”

梁三喜笑着摇摇头：“眼下不行。……”

司号员金小柱从营部回来，他大声喊着：“连长，连长！你回

家探亲报告批下来了！”

“啊！”梁三喜高兴地夹着衣服向小金跑去。

三 （秋 日）

傍晚，连部里。

连里几个干部在争着看梁三喜的报告。

靳开来：“让我念，让我念：准予梁三喜同志探亲假一个月。”

他把手一拍说：“哈！咱们的牛郎该会织女了！”他用头顶着梁三喜的脊梁，嘴里喊着锣鼓点儿：“呛差！呛差！……”

梁三喜笑着：“干嘛！干嘛！”

靳开来依旧顶着他脊梁说：“牛郎织女相会时，别忘了牵上我这条老黄牛。”

梁三喜：“别闹，别闹！”

小金：“你都带什么东西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”

梁三喜：“晚两天再说。”

靳开来：“我说你呀！好事都叫你耽误了，四十二个钟头火车，六个钟头汽车，四十八小时，到家就亲热上了！……”

梁三喜笑着：“没有那么简单！”

靳开来：“一加一，等于二。一点也不复杂。”

梁三喜：“团部刚才来电话，说新调给咱们连的指导员，明天就来，让他熟悉一下连里情况我再走。”

靳开来像皮球放了气似地：

“咳！好事多磨。”

梁三喜乐观地：“我最多再待一个礼拜，下星期总能回到家。”

排长甲问：“咱们这个指导员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梁三喜热情地：“听说是个有文化的，原来在军宣传处当摄影干事。”

靳开来：“往后咱们可以天天照像了。”……

四 （秋 夜）

连部。

梁三喜倚躺在床上抽着烟，他拿起爱人韩玉秀新近来的一封信。

韩玉秀的画外音：

“三喜，再过两个月，就是咱们结婚三周年了，也是你该当上爸爸的日子了。……”

五 （冬 日）

沂蒙山区某公社所在地。

冬日，屋外大雪初霁，玉树琼花。

梁三喜和韩玉秀并肩坐在公社秘书的办公桌前。梁大娘和韩玉秀的嫂子站在旁边。

四十多岁的公社秘书看了看大队的介绍信。

“梁三喜，韩玉秀……”他故作严肃地问，“你们来登记结婚，可是自愿吧？”

梁三喜笑着：“自愿。”

玉秀嫂插话：“他们这都是自由恋爱。”

公社秘书问韩玉秀：“韩玉秀，和梁三喜结婚，你同意吗？”

玉秀微笑着，羞涩地低下头。

公社秘书：“倒是同意不同意？说话呀？”

玉秀把头沉得更低了，耳朵也羞红了，她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话。

玉秀嫂子：“马秘书，俺同意！”

公社秘书：“你同意管啥用？这是领结婚证，得由她说。”他又对韩玉秀：“韩玉秀，为了避免包办婚姻，你要不表态，这结婚

证可就不发了！”

“同意！”玉秀猛然仰起头：“俺同意……”她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。

公社秘书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不得了吗！”

梁大娘笑着：“没有包办，玉秀这闺女来我家多回了。”

公社秘书：“大娘，这是手续。”

梁大娘爽朗地：“知道。应该问清。”

六 （冬 日）

公社商店里。韩玉秀硬把梁大娘拉出门外：“娘，真的，啥也不用买，俺不要……”

梁大娘手里拿着 20 元钱：“一辈子的大事，不能不扯块布做件衣裳！咱家的猪快喂肥了，到时候有钱……”

韩玉秀执意拉着婆婆离去。

她们在大街上走着。一个身穿军大衣，长得很秀气的女兵迎面走来。玉秀羡慕地望着那女兵穿的军大衣。

梁三喜看了眼玉秀，脸上掠过负疚的表情……

梁三喜的家中。

梁三喜把他的军大衣给玉秀穿上，端详着：“你，真像个文工团员……”

玉秀亲昵地打了梁三喜一下：“轻声点，别叫娘听见……”接着，她甜蜜羞涩地一笑：“真的？……”

七 （秋 夜）

连部。

梁三喜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。他看着对面一张空床，这是给新来的指导员准备的。他用条帚扫了扫床板，又找了两张白纸，用

图钉钉在挨床的墙壁上。

八 （秋 日）

川北山后一条公路上，金秋似画，一辆北京吉普车在飞驰。

赵蒙生坐在车后座上，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，身边放着一只皮箱，一副倦怠的眼神，好象对周围一切事物不屑一顾。

汽车穿过剑门关，危壁巨石，一座赫然大字的“剑门关”古碑，矗立在路旁。赵蒙生叫住司机：

“停一停。”

他跳下车，给这座古碑拍了一张照片，又跳上车。

汽车驶近营房。

赵蒙生打开箱子，把照相机摆了进去，又把两条“中华牌”香烟摆了摆，然后又戴上帽子。……

九 （秋 日）

九连连部。

房内是一般步兵连部陈设。墙上挂着“全训优胜连”的锦旗，还有训练日程表等。

金小柱手拎着皮箱和赵蒙生兴冲冲走进来，他用尖嫩的童音报告着：

“报告连长，新指导员来了！”

梁三喜握住赵蒙生的手，诚挚地说着：

“欢迎您，欢迎您！我算着您该到了。王指导员去军校学习半年多了，我们早盼着上级派个指导员来！”他倒着茶：“先喝茶，等会儿弄饭。”

赵蒙生几乎没有看一眼墙上挂的任何东西，眼睛只扫了一下那张空着的木床。

他努力作出亲切的样子：

“我姓赵，赵蒙生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……

房子里，梁三喜和赵蒙生在谈着话。

梁三喜：“指导员，您的老家是？”

“江西。”赵蒙生回答：“不过，我出生在沂蒙山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您叫赵……蒙生，”梁三喜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是山东沂蒙山人，这么说咱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哩！”

赵蒙生有礼貌地、无动于衷地微笑着点点头。

靳开来闯进来，他一进门就大嗓门喊着：“嘿！好大一股子香胰子味！这是……檀香皂，九毛六一块，我闻过八回没舍得给老婆买！……”

梁三喜用眼神止住他，一把拎住他的手拉过来介绍给赵蒙生说：

“这是咱们连的四〇火箭筒排长，有名的滑稽演员。……”

“靳开来！靳开来！”靳开来把大手在裤子上搓了一下，握住赵蒙生的手说：“不是啥滑稽演员，倒是全团挂上号的‘牢骚大王’！”

三人笑。

靳开来拿个茶缸去给自己倒水。

梁三喜：“指导员，有二十六七岁了吧？”

赵蒙生：“三十一啦！咱可不是‘选青’对象啊。”

“这么说咱俩是同岁，都是属猪的。”梁三喜又打量着赵蒙生：

“可看上去不象，你少说要比我年青六七岁。”

赵蒙生开朗地笑着：“哪里！……”

靳开来对赵蒙生：“你确实面嫩。反正你们两个一看便知，一个是吃牛奶长大的，一个是吃地瓜干子长大的！我们这些吃地瓜干子长大的人，就是一天擦三遍雪花膏，也还是去不掉土腥味儿！”

梁三喜打趣地：“你连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！”

靳开来：“一点儿不错，‘半截缸’，‘打地夯’，麻袋里边装谷糠！”他说着拍着自己的腰，三个人笑起来。

梁三喜又对赵蒙生：

“咳！咱们连副连长去教导队轮训了，副指导员上月回家探亲了，连里就剩下我们几个，整天连轴转。”他又诚恳地说：“你来了，就好了，不然，我今年的探亲假也休不成了。”

靳开来向赵蒙生挤挤眼：“快当爹了！”他又大声对梁三喜说：“连长，指导员也来了，干脆，明天就开路，别再给韩玉秀开空头支票了！让人家天天在家盼着你！”他又对赵蒙生，熟稔地说：“奶奶的，连队干部，娶个老婆当月亮看，都是些苦行僧的干活！”他说着到处瞅着。

梁三喜：“你瞅什么？”

靳开来：“我怎么闻着有股照相机味儿！”

集合号响，传来刷刷刷的脚步声和口号声：

“一，二，三，四。”

十 （秋 日）

连队前的操场。

赵蒙生和另外三个排长握着手。

连队战士们在整齐地站着。

“同志们！”梁三喜向全连战士介绍：“这是新来的赵指导员！”

掌声雷动。赵蒙生举手还礼。

鸦雀无声。战士们个个收腹挺胸，纹丝不动，整齐的队列如同刀裁。

“赵指导员原是咱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，他文化高，有水平！”梁三喜威严地扫视队列，与刚才谈话时那憨厚的样子判若两人，“大家不要有丝毫的误解，赵指导员既不是代职锻炼，更不是来体验生活，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！今后，大家

遇事要向他多请示，多报告！军人么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大家要坚决服从指导员的指挥！请指导员讲话。”

掌声又起。可爱的士兵们鼓掌也总是拿出拼刺刀的劲头！

“同志们……我，水平不高，缺乏经验……我……”本来很善于言谈的赵蒙生显得不自如了，他结结巴巴地继续说：“我愿和大家一起把工作搞好……我……讲完了。”

战士们有些不解地楞了楞，掌声才起。

队列里的段雨国身板站得不那么直了，他鼓掌的两手夸张地拉大距离，故意不拍出声来。

梁三喜盯了段雨国一眼，段雨国才重新站好，认真鼓掌。

梁三喜转脸有些诧异的望着赵蒙生。

十一 （秋 夜）

连部。

梁三喜和赵蒙生分别在各自的床上躺着。

他们都在想心事。梁三喜翻了个身，脸朝里睡了。

赵蒙生在暗中悄悄点着一支烟抽着，他大瞪着眼睛在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。……

十二 （初 夏）

吴爽家的会客室，屋子里陈设华丽、杂乱，电冰箱、洗衣机之类全摆在客厅，颇有点现代化的味道。

屋子里坐着赵蒙生和他的妹妹。赵蒙生的未婚妻柳岚穿着一件很时髦的连衣裙，吴爽在一边微笑地、满意地看着。

电话铃响，吴爽过去接电话。

“噢，你是刘部长啊，我是你吴大姐。……什么？想当候鸟啊！眼下可得往南边飞哟！……你是应该好好疗养一下啦，……好说，一切都好说。……我给您安排。……药？……啊，啊，西德进口

那种补养药呀，……有，我早给您留出来了，什么？……别谢了！赵司令挨斗的时候，你是个铁杆保皇派嘛！哈哈哈哈哈。……好说，一切都好说。只要我在卫生部。……好。好。”

赵蒙生的妹妹：“妈！是刘部长，我提干的事？……”

吴爽止住她：“不用说，他心里有数。”

柳岚对着镜子照着，高兴地说：

“吴阿姨，你看，太漂亮了！这种裙子是根据外国人体型做的，多亏我的下肢长，你看！……”

赵蒙生：“太花了，让小红穿吧！”

小红自嘲地：“我不穿，妈妈说我没有腰！”

“还是岚岚穿着好看。”吴爽美滋滋地看着柳岚，“咱们赵家也该改改门风了，我一辈子没穿过一条连衣裙，她们都笑我是‘土八路’，‘草鞋贵族’。……岚岚，明年夏天我带你去北戴河，让她们瞧瞧……”

一个勤务员走进来：

“报告部长，市物资局的尤局长来看您！”

吴爽：“请，快请她进来。”

小红：“妈，她准是来说她家小婉考军医大学的事，你可别管那么多。机关大院里都传说你是走后门大王！说你送走的女兵，就能编个‘红色娘子军连’！”

吴爽不屑地：“不管他们！谁爱怎么说谁怎么说！我送走几个孩子当兵犯什么法……”

尤局长提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走进来，她有五十来岁年纪。她满面春风地说：

“吴大姐！噢，蒙生回来了！”

赵蒙生打着招呼：“尤阿姨好。”

尤局长：“蒙生，回来休假？”

吴爽朝尤局长递个眼色，看看柳岚：“蒙生回来结婚。岚岚，快喊尤阿姨。”

柳岚：“尤阿姨好。”

“噢，噢。”尤局长悟过来，连连点头，奉承地：“哟，吴大姐，怪不得你们家里今天格外亮堂，是七仙女下凡啦！”她转脸对柳岚，“岚岚，在哪里工作？”

柳岚：“军区歌舞团。”

尤局长端详着柳岚，频频点头。

赵蒙生对尤局长：“尤阿姨，崔叔叔是我们军的副政委了，分管干部。回来前两天我刚见到他。他让我给您打个电话，问您身体……”

“那老东西哪还挂记我。”尤局长笑道。

吴爽：“老尤啊，俺家这小俩口就结婚了，蒙生调动的事我可交给老崔了。”

“五几年那阵儿，老崔给赵司令当过秘书。”尤局长笑了笑，“这事还用你吴大姐操心……”

吴爽看了看尤局长带来的盒子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十斤银耳，个头都是大的，质量特好，送给赵司令补补身子。”

“老头用不着，一顿饭只要有二两烧酒就行了。留给俺蒙生吃吧。”吴爽疼爱地望着蒙生，“这孩子脸色总是黄巴巴的。可色素也不低，去年吃了一阵人参蜂王浆，头发一下子掉了四十多根，那东西太热。银耳是温补，吃了试试看。咳，老的少的都叫人操心。”

十三 （盛 夏）

小楼外，知了的叫声响成一片。

赵蒙生家中。卧室内的陈设既华艳又零乱，各色服装，食品，装饰品把卧室充塞着。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结婚近一二年的房间。

柳岚帮赵蒙生穿着别致的牛仔服。

赵蒙生：“是个什么舞会哟？”